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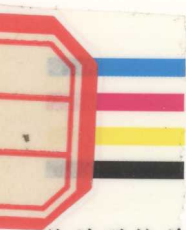


冰河谷

· 下册 ·

刘 岸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他的猎枪曾骤然划开晨晓的暗翳，
把河面映得通红透明。

但它却依然钉在对岸，

在冥冥渺渺的大自然的黑霭中发出一声又一声郁闷、悲凉的哀嚎，
使整个山谷为之抖动。



2~4
81012

冰河谷 (下)

刘 岸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你决定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找金矿。

你选择了避开古河滩，直插东南，沿一条崎岖小路翻越一片悬崖峭壁进入堙峰土岗的路线。

当天，你尾随一团祥云，走出毫无贮金可能的堙峰土岗时，骇然发现，任何试图避开古河滩的企望都是徒劳。像所有河滩的上游一样，古河滩在这里呈树状分出了七八条河汊，它们的涓涓细流曾汇集过大河。现在它们干涸了，但阒无声息地包围着每一架大山。你只得横穿河滩的支脉，进入华严浩森的黑松林。

157

这里的罌粟不很茁壮，你在穿行时没有过去那种进入梦魇的感觉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你矫正后的路线就成了溯河滩而上，然后向右穿过河滩，进入淘金遗址时有时无的黑松林。黑松林远望绿得发黑，其实树木稀疏，乱石盈目，有些地方甚至寸草不生。你面对松林中那些虎头蛇尾甚至有头无尾的开掘遗址，很轻易地就判断出：当年，或者是猛兽出没或者是发生了具有警示意义的天灾人祸，这里的黄金尚未彻底开采，淘金客们就逃





遁了。

这判断使你信心倍增。然而，几天下来你仍然一无所获。失败使你不肯再怀疑猫眼的说法。

有一天，你望着漫山遍野的红罂粟（她们充满灵气，笑吟吟地在阳光中抖着），忽然诞生了一个刻毒的念头：烧！你知道这种植物含油量很高，而且多年来的枯枝败叶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。你并不认为烧尽了野罂粟黄金就会出来，但你希望看到它们在熊熊烈火中粉身碎骨。于是，你扔下淘金工具，冷笑着离开了黑松林。

你计划今天早早休息，明天一早带火种来。但事实上直到月上东天你才走进自己的窝子。

——猫眼的又一次出现拖延了你的计划。

你是在刚穿过彤红的古河滩时看见猫眼的。那时你正忿忿地踢着脚下的爬地刺，一抬头忽然就看见远远的大沟上有个窈窕的身影，像白幡儿似的飘忽着进了大沟。

你猛然想起你已五天没见猫眼了。但现在你还是不想见她。虽然在你作出这决定前仅几秒钟，你的双腿就安了魔轮般飞奔出了十几丈，但你还是及时刹车改变重心，仰躺到了身后的野蒿丛中。你躺在野蒿丛

中,看见景泰蓝的天穹泛着轻盈的红光,明丽而虚幻。你想,这是被罂粟花山谷映红的,就盯着它看。

很久之后,红光褪去,拱形的苍穹四周开始发绿。你发觉大地忽然被一只巨鹰的阴影笼罩了,就站起来眯睁着眼茫然四顾:下午的太阳已像个衰落的古部落,无声无息地退入了深山老林。傍晚正以雪花飘落的速度淹没着丘陵山岗。山谷更暗寂了,惛惛中只有仿佛是从地下传出的流水声在淙淙作响。罂粟花看上去是焦炭一般的黑,俨然坟场上悼念故人的纸灰……

猫眼还没有走。

她不知何时已从大沟里出来,在你窝子的附近徜徉,像信徒在等待箴言的降临。傍晚的蜃气在她周围翻滚着氤氲白雾,她穿着白缎子的身影明亮而皎洁地隐现其中,仿佛一弯弦月在夜空中游弋。她的身影在远处粲然而轮廓不清,但你却看到她的鬓发在若有若无的风中拂扬,她玉盘似的脸上醒目地写着怅然若失。

在天上的月亮明灿灿地升起后,地上的月亮消匿了。她是沿着大沟隐没到大河滩里的,她摇曳的身姿有一种失魂落魄的凄凉,像一个找不着娘的孩子。

你歧望她失去的方向,恍然良久,回到了窝子。





窝子里有她送来的晚餐。你抓起一块油饼慢慢地嚼着。心想,她怎么不给送点酒?

你现在对总吃没滋没味的陈年老粮已有些不太习惯,你希望隔三岔五能吃上一顿油饼。

今晚,你还很想喝酒。

翌日,你无梦而醒。走出窝子,才发现昨晚下了场小雨,到处湿漉漉的。尽管如此,你还是带了火种,迎着红日走入了黑松林。

黑松林里并未落雨,这让你喜出望外。

黑松林里有的是枯枝败叶,你把它们掳成十堆同时点火。令你大为惊骇的是,正当烈火熊熊欲起时,罂粟花们发出了类似鸽哨在长空骤响的声音,接着十堆火便逐次熄灭变成十道黑烟,在松林里滚滚升腾。你疑惑地望着十道黑烟愈来愈大愈来愈黑,弥漫着把一轮红日吞没又向你扑来。

你在被黑烟淹没的刹那间,闻到了超常神异的奇香,它使你软弱眩晕几近窒息。之后,你耳畔的鸽哨声愈来愈多愈来愈响,几秒钟内就响成了震耳欲聋的雷鸣,刺得你耳膜奇痒浑身疼痛。

你大叫着挣扎着,丢掉火种、工具,扑向一窝灌

木。抓起一把小枝条，狂挥乱舞着往外奔。

你摔倒了，在啃了一嘴青草后，滚下了山坡。

那满天的哨声依然火一般追击着你的屁股燃烧，以致你连仓惶回顾都不曾想过，就慌不择路地落荒狂奔。

你的狂奔以被什么绊倒而告终时，眼前出现了几棵奇形怪状的老榆树和一些嶙峋峥嵘的乱石巨岩。树下和岩上依然疯生疯长着一丛丛的罂粟花。它们色彩热烈地迎着斜漏进来的阳光轻轻摇曳，恍若破碎的红霞落了一地。

你气喘吁吁心有余悸，对刚才突如其来的恶梦疑窦丛生，就爬上一处高地遥望。黑松林烟气弥漫黑雾氤氲，隐隐地还是能听到悦耳的鸽哨声在长空回荡。你擦了把汗，感到焦渴难耐，就朝一座青石崖走去。你觉得那座青石崖下有水，因为那里的罂粟花格外娇艳硕大。

这时，你看到了猫眼。她静静地立在林中的阳光下，眸子胆怯而幽怨地望着你。

她看上去有些消瘦，甚至弱不禁风。

你想，她肯定是望见了黑烟，然后找到这儿的。但她的白旗袍纤尘不染，让你觉得也有可能她是直接来





到这里的。

她看到你后，歉仄不安地扭怩着身子过来了。你那一刻有点不知所措，竟无知无觉坐到了地上。她也就悻悻地坐到你身旁，静无声息。

阳光、流云、阒然的山谷、凄美的鲜花，你们久久地望着它们。

“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”许久，她才倏倏地转过脸，小心翼翼地问。

你指了指天——你原以为天空中会有缕缕黑烟，但天空一碧如洗。

她一脸愁苦地望着天空，读不懂你的意思。

“去高处看！”你说。

她就去了高处。

她在高处东张西望，成了一只无处栖息的鸟。

“你那天……我那天冻病了呢。躺了好几天，今天才好。”她自高处传来的声音，从内容到语调都毫无惊异。你挺纳罕，就亲自上去眺望。

黑松林平静如常，青苍滴翠，毫无火焚迹象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你叫了起来。

“我，我不知、知道……”

“你刚才就是从那边来的吗？”

“啊？嗯，是。”

“你没看见黑烟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

你垂头丧气地下来，往青石崖边走。你总觉得那边有水。“咱们回去吗？”她的探询像影子一样跟上了你。

你没有回答。这时你听到了丁冬的水声。

你在青石崖下那股温热的水流中哗啦哗啦洗了几把脸上的烟垢后，抬起头，看见猫眼神色慌乱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感到有趣：“猫眼，你也想洗？”

“不，不洗。”

“你，还有酒吗？”你现在相信罂粟花山谷没有黄金了。“有，你想喝啦？”她嫣然一笑，面颊上泛起了红晕。

“想！——你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是……他快回来了呢。”她忧思重重地左顾右盼着，好像“他”就藏在某棵树后。

你突然又一次感到了焦渴难耐，“回来又咋？”你烦躁地捧起一抔水，送到嘴唇。

“那水不能喝！有毒！”她突然尖叫。

有毒？你吃了一惊，但已咽了一口，并且毫无不适感。

不过，你还是在她尖叫着奔过来之前，把手中的





水洒到了那丛绚丽的罂粟花上。

八

虽然仅仅喝了一口，你还是当晚就一病不起。腹泻，咳嗽，浑身发冷。你蜷缩在铺满干草的炕上，捱到天明，猫眼来了。她并不惊慌，“没关系，坚持上五天我就有办法啦，”她哄小孩似的拍拍你的面颊，“到时候我包你好呢。”说着就张罗着点上炕灶，把剩下的几张油饼也扔进了火里，“你这几天不能吃油性的东西。要不，拉肚子就止不住啦。”

灶火旺旺地烧起后，猫眼便坐到炕边睫毛鸟翼似的眨动开了：

“你一定当过骆驼客吧？听说他们常年睡干草，饿极了，也吃干草。”

“当过。”

“你杀过人吗？我觉得你一定杀过好多人。”她已是第二次问这个问题。这让你不自在，你预感到了有什么不幸在前方等待你。

“不过，你一定没有他杀的人多！二十三年前，他扛着一杆毛瑟枪，在黑夜里四处奔跑，见人就打……八

百多金客子呢，到天明，就剩了他一个人。”

你吓了一跳，咳嗽得更厉害了。真是那家伙么？那可是个真名不详却威名远扬的活阎王。相传，他在那场厮杀中被人照腿一铁锹砍倒，用一把利斧剁了裤裆的玩艺儿。而他却烧红一把钢钎，烙得那玩艺油烟乱冒，止住血后，用张新鲜狗皮裹了裹，就爬上了杀场。许多事实证明，他沐浴着黎明的曙光击毙了山谷中最后的另一个活体（那个河州大汉肠子已被炸飞到了一棵白桦树枝上，却还固执地向他连连射击）之后，就隐姓埋名，杳若黄鹤。

但他的威名却成了野戈壁上的一轮黑太阳，在所有跋涉者的耳畔隆隆滚动……

“我一定要会会他！”你咬牙切齿地说。你被一个闪光的思想紧紧攫住了。

这时，你已不想再找黄金了。

“会会就会会，何必气成这样子呢？”猫眼温存地抚摩着你的乱发，“他可厉害着呢，要会他你也得养好了病再说，对不？你乖乖地听话，躺着别动，我去给你找床铺盖来。过去，没女人的金客子都不睡干草呢。”

猫眼走后，你又陷入了对“他”的狂想之中。这种狂想使你惬意而充满激情。你从干草铺下摸出那只浩





罕国的老枪，双手哆嗦着端起枪，瞄向窝子门上的一束光柱。那光柱里立刻就现出了一对金鱼眼，与此同时，老绝户的声音开始在你耳畔飞旋：“进黄金山谷，死活就三次！”

这声音闪着金光，四处飞舞，令你目眩。

你闭上眼，认真咳嗽了一会儿后，窝子恢复了正常。

你掏出怀中的油纸包，打开，仔细观察了子弹后，把它放入了腰间。你隐约感到，父亲失踪的悲剧与“他”有关。

你在光柱骤然消失时感到腹内阵阵急迫难耐，就摇摇晃晃地起来，走出窝子。这时，你看到天空阴云密布，大地一片灰暗，山谷在瑟瑟地收缩。

你在出恭后系腰带时天空起了风，大团乌云破碎成惨不忍睹的青块仓惶地四处奔跑。猛然，你看到河滩上的野罌粟发疯地摇荡翻滚，尖啸着化成了无数披头散发红发红脸的少妇朝你浪潮般扑来。你知道这一切居心叵测早有预谋，转身欲走。而在那一刻，你却双膝一软，再未爬起。

你在跌下沟坡的瞬间，还看见青石般的乾空裂出了一道明耀的闪电，父亲在闪电的裂隙中阴冷地怪笑

.....

你后来知道，在你昏迷的刹那间，有一道蛇形闪电炸落到了野罂粟地里。而在你昏迷不醒的三天里，有一场细小的落雨，滴滴哒哒时断时续地穿过了这段时间。

你在三天后醒醒，已雨过天霁。因此，你睁开眼就又看到了窝子口上的那个金灿灿的光柱。

“你醒啦！”猫眼的声音在你耳畔盛开时，你毫无梦幻感。就自自然然地应了声：“我醒了。”

“这就好啦。”猫眼的声音有些激动，你也就有些激动：“是好啦。”

这时，你才发现自己很舒服地躺在干草炕上的两张兽皮上，上面盖着猫眼的狐皮大衣。而猫眼的双手也伸在狐皮大衣里，轻拍你的背部，按摩你的腹部。

“我的衣服呢？”

“在这呢。”她应着，想为你取晾在灶边的衣服。

你却伸手搂住了她水蛇般又细又柔的腰。

怕什么呢？反正我不要金子啦！你想。

她立刻就弯下腰，绯红的嘴唇开始在你脸上狂吻。手，又成了一叶轻舟，在你身上游弋……她又轻轻地呻吟起来了，浑身亢奋得颤抖，发热，瘫软……突然，她身子一硬尖叫着：“糟啦！他回来了呢！”就猛地推





开你，奔出了窝子。她在临出门时急匆匆地指了一下地上的洋铁皮缸子：“别忘了，把药喝啦！”

你愣愣地望着她像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仓惶奔去，对她的指示毫无反应。

傍晚，你喝了洋铁皮缸子里的药后，被那怪异的味道弄得有些迷迷糊糊。

窝子门哗啦一声开了。你睁开眼，那人已立到了你面前，“×××，我就知道是你这条老骚狗！”那人得意地阴笑着，呼呼地喘气。他有点哮喘。

你首先注意到的自然是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在半明半暗的窝子里闪着莹莹的绿光。“狼眼！”你在心里这样称呼他。后来，他骂骂咧咧地把肩上的半袋面粉和一条羚羊腿往墙角扔时，你看到他的左腿瘸得很厉害。“狼瘸子！”你突然就脱口而出。

“咋？”被你称作狼瘸子的人猛然顿了一下，随即怪笑起来，“嘿，你他妈知道老子。行，×××有胆！知道老子还和狐狸精往一块滚！”他怪笑着，突然激动得声音变了调，“带进山的家伙了吗？”

“带了！”你回答得很快。在那瞬间，你眼前浮出了老绝户给你浩罕老枪时金鱼眼里漾溢的怪诞微笑。

“我不杀老实疙瘩，窝囊废，还有病秧子。”狼瘸子色迷迷地望着你，像饥饿的猴子望着一堆甜果，兴奋地搓着手，来回倒步。

他妈的！你忽然来了火气。狼瘸子是个矮小黑瘦，有些奇形怪状的家伙。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走手——是的，他的走手，一瘸一拐，一摇一晃，还硬梗着脖子，像有根绳拽着半边脸的肌肉。这太恶心啦，你想，人怎么会有这么不体面的走手呢？

你隐隐约约有了种强烈的感觉：要从世上抹掉狼瘸子的这种走手！

“狼瘸子，你的腿是他妈的让铁锹砍的吗？”你冷不丁冒了这么一句。事先你并没想问这个。

“啊？是呀！——还有这儿，”狼瘸子停止了倒步，指了指裆部，“是让斧子砍的……”

“能尿尿吗？”你怪异地狂笑起来。

“当然能。”狼瘸子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一脚踢掉你的锅盖，解开裤带在锅里当唧唧尿了一泡。

“下次，给老子带些酒来！”你厉声说。

“行啊，”狼瘸子用猫头鹰的声音应着，“不过，你先把这个喝了。老子说过，不杀病秧子。”他说着，一敞怀就变戏法似的从里面掏出了一堆有着驴粪蛋颜色





的东西。

你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撒在地上的东西，就凝视着他的绿眼，用目光问他：这是什么？

“罂粟壳子！专治拉肚子，咳嗽，药书上说，粟壳味酸涩，有涩肠止泻，敛肺止咳之神功。”狼瘸子朝你翻了翻绿眼，“药书上还说，此物劫病如神，杀人如剑！”

“下次带酒来！”你叫着，眼前就展开了一片浩渺无际的罂粟花的血海，它疯狂地摇曳着，放射出凄美惨人的光。

“行啊。”狼瘸子继续用猫头鹰的声音应着。突然不笑了，脸上像爬了条蛇似的肌肉开始往一堆紧缩。

“妈的，我就知道……你这条老骚狗！”他的绿眼咄咄逼人地往你盖的狐皮大衣和你的脸上扫射。突然，他一把抓住了大衣。

他的手像一节老树根，让你的脊背发麻。

他并没拿走大衣。“行，你盖着吧。”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就站起来，让那个恶心的走手在你眼前重新晃悠。

他的脚在踩上罂粟壳子时停住了，“记住，熬这药时，把你身上的垢甲搓进去作药引子。一日三次，一次一碗，后天晚上包你这条老骚狗病好！”他这时说话的

声音仿佛是从炕洞里冒出来的，一片浑浊。

“另外，”他转过了脸，“我还给你几天时间，吃，喝！”他指了指墙角的面粉和肉，“让你这条老骚狗把虚身子填满当……我说过，我不杀病秧子！”

他又猫头鹰般疹人地怪笑了，笑着笑着就突然消失到了窝子外面。

你能想象得出他一瘸一拐走在罌粟花丛里的恶心走手。

九

你在狼瘸子走后的第三天晚上霍然病愈时，你正在做梦。你梦见父亲的幽灵被浓重的阳光托着，在雪线附近飘浮着朝你招手。而你却陷在一片密密匝匝松树般高大的罌粟林中走不出去……后来，来了个奇形怪状的女人，往你身上撒了一把罌粟壳子，说，把它吃了，你就能走出去。你正要捡起罌粟壳吃时，它们却忽然变成了一个个鲜血淋漓的人头，张着嘴尖啸——这时，你醒了。

你醒了后，先是听到山谷中有单调乏味的木鱼声，后来就感到心清气爽浑身是劲。你无知无觉悄然

171

冰河谷·罌粟花山谷

